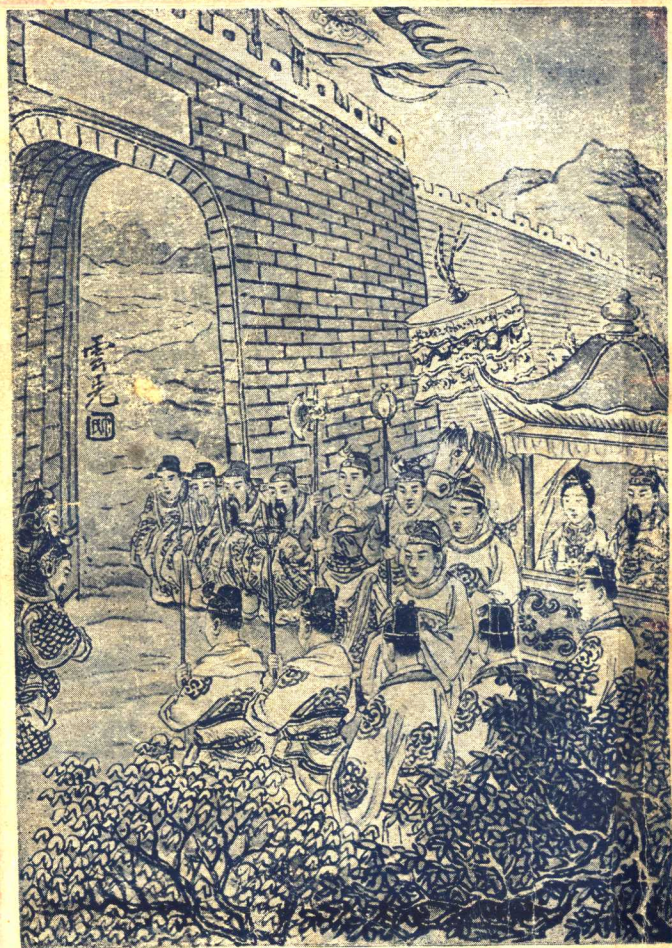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卷四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四十六回 火炙金蓮萬妃奇妒 水沉玉女憲宗傷懷

却說王真聽了彭紉孫的口供，把驚堂一拍道：「你這話不打謊麼？」紉孫顫巍巍的道：「小子不敢扯謊。王真便案上取上一面銀牌，叫小內監持着，把西苑的太監一齊召來，不多一會兒，堂前階下黑壓壓的站滿了太監。王真命紉孫仔細認來，可有星官在裏面？」紉孫立起身去一個個的看了一遍，回說沒有。王真說道：「你可認清楚了麼？」紉孫說都已認清了。王真縐着眉頭道：「只有韓娘娘那裏四個內侍了，只是一揮令衆太監退去，衆人閉命，一閃出外，烏飛獸走般散去。王真又着小內監仍持了銀牌，把韓娘娘宮中的四個內侍召來。不一刻，四個內侍隨着小內監到來，走上階台，紉孫便指着內中的一人說道：「這個正是領着小子游玩的星官。」王真看時，却是內侍莫齡。當下指着莫齡喝道：「你可認識彭紉孫麼？」誰叫你假充星官，導引他私游宮禁的？」莫齡驚得面容失色，諒想是瞞不過的，只得把受韓娘娘囑咐的話，老實訴說了。王真聽了口供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隨即親自下座，帶了紉孫，令莫齡引路，往那天宮裏去查勘。由莫齡導着進了西苑，直到一座洞府面前，王真舉頭瞧去，原來是紫光閣下的假山洞，是

英宗皇帝的時候，關着這幾個洞兒，在暑天納涼的。這時莫齡先進洞去，王真後隨，兩個小內監押着紐蓀跟着，轉灣抹角，到了正中，只見洞頂上懸着無數的蚌壳燈，當中一盞最大，光輝耀目，就是宮女們驅紐蓀當作星月看的，這一來可都拆穿了。洞後洗浴的石池，也不是天河水，祇不過把從前瓊妃洗浴的溫泉引些進來罷了。還有月蟾，月香，侍月，望月四個仙女，見了王真，慌得他們連連叩頭，也不敢自稱是仙女了。紐蓀目覩了這番情形，纔知道自己在皇帝宮裏，並未到甚麼天上；那仙夫人想必是宮中的嬪妃了。只有那天賺他的老兒到底是什麼人，其時還沒有明瞭。王真四面瞧了一轉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倒虧他們想出來，真是好做作。說着又到了隔壁的石洞裏，也一般的設備，一樣有四個宮人，伴着個面黃肌瘦的少年在那裏。又到第三個石洞裏，却祇有宮女，不見少年男子。據宮女供說：那少年新自昨夜病死，拋在御河裏了。王真聽罷，深深地嘆了口氣道：「一念之欲，不知枉殺了多少的青年性命了！」當了由王真將這件事的始末，奏知憲宗，憲宗聽了大怒，便欲召韓妃詰問，王真忙阻攔道：「韓妃雖然可誅，事若張揚出來，攸關宮闈穢迹，也涉及先帝聖譽，望陛下審慎而行。」憲宗想了想，覺得王真的話有理，便提起朱筆來，書了「按律懲處」四個字給王真看了。並說道：「一切由你去辦理罷。」王真聽了，磕一個頭下來，回到總管署裏，第一個先命小內監，把那三個石洞封閉起來，又令將洞內

的十二名宮女暫時幽囚了；侍月望月等四人，當然也在裏面。又把紉蓀和那帶病的少年吳朗西，及內侍莫齡等，一併械繫在獄中。又令將侍候韓妃的親信宮人傳來，問韓妃怎樣的去引誘那些少年進宮？初時宮人不肯實說，經王真威嚇着，那宮人纔直供出來，說都是白雲觀的道士弄的玄虛。王真見說，便不動聲色的把白雲觀道士一齊逮捕了，用刑拷問起來。老道士紫觀承認改扮了異人，去迷惑美貌的青年，至迷人的法兒，有迷信神仙的，就假充了仙人去蠱惑他，有好詩詞的，便拿文章去投其所好，然後漸漸講到丹汞之術，引人入彀。也有嗜琴棋書畫的，老道士去搜羅專這一門的人材，借端和那少年締交，待至十分莫逆時，再誘他進宮。大凡青年男子大半好聲色的多，老道士揣透了一班少年人的心理，把房中術去誘惑他們，十個中竟有八九人上當；結果，被老道士把蒙藥將他迷倒了，暗暗的送進宮中。王真錄了老道士的供詞，往白雲觀裏去一搜，搜出無數的蒙藥和麻醉劑等；又有一本小冊子，上面記着被惑少年的人數及年月，前後統計送進宮中，連彭紉蓀、吳朗西等，共是十八人。王真看了大怒，即令將老道士紫觀等一十四人，盡械繫刑部正法。一面又來奏聞憲宗，憲宗也十分忿怒，下諭貶韓妃入景寒宮，十二個宮女，悉處絞罪，內侍莫齡腰斬。惟彭紉蓀和吳朗西兩人，身受迷藥，不由自主，罪惡非出本心，似在可赦之例。王真頓首奏道：彭紉蓀與吳朗西情有可原，皇上

聖慈，自不欲妄殺；然恐一經釋放出去，難保不把這事洩漏，事關宮闈曖昧，及朝廷威信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憲宗拍案道：非卿提醒，朕幾忘了。于是把彭紱蓀和吳朗西兩人，也處了統罪，並說兩人雖受人迷惑，但身為秀才——吳朗西也是秀才——妄交匪人，顯見平時的不安分，所以皇上格外賜恩，令其全屍。王真領了諭旨，自然去一一辦理。只可憐彭紱蓀吳朗西兩人，享了一個多月的黑暗富貴，便在三尺白綾下畢命。那吳朗西還是個單丁，這一來並斷了吳氏的香烟了。憲宗殺了彭紱蓀和郎西，並十二個宮人，以為滅口了；誰知天下的事，要人不知，除非莫為。不上幾時，京中早已傳遍，把韓妃引誘少年男子進宮的事，大家常做了一件新聞談講。原來英宗在日，拿韓妃異常的寵幸，自英宗賓天，韓妃晉了太妃的尊號，在憲宗本來瞧不起他，祇封了瑞妃，徽妃，慧妃等，不願加封韓妃，經廷臣抗議，算勉強封贈。那韓妃終是個妓女出身，獨處在深宮裏，怎能耐得住性情，更過不了寂寞淒涼的歲月，由是假進香為名，和白雲觀的道士紫觀商量好了，替他把少年男子引誘進宮，任意縱慾，一般少年都被他纏得骨瘦如柴，到了一病奄奄時，便着心腹內侍，將病人拖出去拋在荒地上，有的擲在御溝裏，多半是死無疑了。也有給那家族在荒草地上，或御溝中尋獲的，忙昇回去醫治，十個中有不得一個是活的，家中問他到甚麼地方去，弄成這個樣兒，却是死也不肯吐露，因怕說出來事關姦污宮眷，罪要

滅族的。以是都下起了一種謠言，謂有夜蛟兒攝取青年子弟，害得失去兒子夫婿之家，大家疑人疑鬼。自韓落霞——韓妃名兒——這件案子敗露，京裏少年子弟也沒有失去了，夜蛟兒的謠傳，也自然而然的息滅。只韓妃的那樁事兒，巷議街談，增資添料，講的人故甚其辭，分外說得離奇怪誕，把韓妃竟說得來去御風，和妖怪一般，並那白雲觀的道士也說得他和神仙一樣了。還說老道士紫觀受刑的時候，頭顱落地，頸中有白氣上騰，化爲一個小紫觀，哈哈大笑三聲，駕雲向西而去。這種神話，且按下不提。再說憲宗在百花洲，臨幸了萬貞兒，過不上幾時，就冊立他爲貴妃。又把百花洲對面的海天一覽，改建爲萬雲宮，令萬貴妃居住。光陰如駛，又過了一年，萬貴妃恃着寵幸，潛植勢力，漸漸權侵六宮，連皇后都不放在他眼裏了。吳皇后見萬貴妃專橫，心下已萬分難受了，有一天上，萬貴妃領着六宮，往祀寢陵，吳皇后聞知，倒還容忍，待至行禮時，萬貴妃爭先，將吳皇后擠在後面，吳后大憤，當時也不行禮了，怒冲冲的回到宮中，便傳萬貴妃到鳳儀殿，把他訓斥一頓；那知萬貴妃自恃皇上深寵，反面責吳后失禮，吳后越覺忿不可遏，令宮女褫去萬貴妃的上衣，請出家法來，把他痛笞了十下，打得萬貴妃珠淚盈盈，回轉萬雲宮裏，賭氣睡在綉榻上，足足哭了一天。憲宗閱罷政事回宮，見了萬貴妃的形狀，忙問甚麼緣故？經萬貴妃帶哭帶訴的說了一遍，又說吳后祀陵，不會行禮便回，自己失禮

不知，反訓責別人。憲宗聽了，氣往上衝，原來吳皇后與柏妃王妃的冊立，都是錢太后的主意，憲宗於吳皇后本不甚合意，又吃萬貴妃撒嬌撒癡的攪掇一番，憲宗越覺憤怒，便親自趕到坤寧宮，和吳皇后大鬧了一場，竟去見錢太后，說要廢立吳皇后，將萬貴妃冊爲中宮。錢皇后道：你如定步廢去吳氏，也輪不到萬氏冊立，還有王妃和柏妃，比萬氏早立，自應兩人中擇一爲后，纔是正當；萬氏年齡已經老大，冊立了他，不怕廷臣們見笑麼？憲宗沉吟了半晌，知道情理上說不過去，只得下諭廢了吳后，暫命王妃統率六宮，並不冊立正后。在憲宗的用意，要想替萬貴妃湊機會，得着時機，便立萬貴妃做中宮。這時萬貴妃雖不能如願，吳皇后却廢去，總算給萬貴妃出了一口惡氣。萬貴妃見皇帝爲了他廢去皇后，從此威權愈大，名稱是貴妃，實行的皇后制度；那王妃又甚懦弱，毫無統馭六宮的權力，一切都讓萬貴妃去作主。萬貴妃又生性奇妒，他在宮中專寵，不許憲宗再臨幸他妃，憲宗偶然和宮女談笑，被萬貴妃瞧見，立即把那宮女傳來，一頓的亂棒打死。憲宗也因愛生懼，漸漸的有些害怕萬貴妃起來。六宮中有個瑜妃，本是憲宗自己冊立的，遠在萬貴妃之前，偏是萬貴妃看他不得，滿心要和他作對。講到瑜妃的容貌，在王柏兩妃之上，維妖冶不如萬貴妃罷了。萬貴妃深怕他奪寵，把瑜妃做眼中釘般的看待。又兼憲宗天天和萬貞兒廝混，不免有點厭倦了，就往瑜妃的宮中走走。萬貴妃知瑜

妃年紀比自己年輕一半，論不定憲宗受他的迷惑，以是心裏恨得癢癢地，正在沒好氣的當兒，憲宗在瑜妃處連幸了三夜，把個萬貴妃氣得忍無可忍，第四天的清晨，乘憲宗出去臨朝，他便領着五六名宮侍，各執着鞭兒，蜂擁到仁和宮中，將瑜妃遍身痛打了一頓；萬貴妃還親自動手，在瑜妃的小腹上，狠狠的打了幾拳，適值瑜妃有娠，被他這樣一毆辱，就當夜墮胎，又生了一個多月的病症。萬貴妃聽知瑜妃墮胎，心中暗自慶幸；只苦的自己年紀大了，天癸斷絕，不能生育了，所以也不許別人生育。妃子中誰若有孕，萬貴妃恐生出太子來，皇帝要移龍到別人身上去，故此必百般的設法，非把那妃子弄得墮了胎不罷手。又禁止憲宗去臨幸他妃，和另立妃子。憲宗聞瑜妃受責墮胎，爲了懼怕萬貴妃，不敢明說，祇有私自垂淚嘆息。俗語道：私鹽愈捕得緊，愈是要賣。萬貴妃把憲宗和罪囚似的監視着，那裏曉得偷偷摸摸的事却愈多。平常一個酒肉市僧，多賺了些臭銅錢，也要想取三妻四妾及時行樂；何況是一個堂堂的皇帝，粉白黛綠，當然要滿前了。憲宗在面子上雖畏着萬貴妃，暗底下不能沒有別個寵幸。萬貴妃微有些覺着了，在宮中秘密查詢，又遍佈了心腹宮女內侍，留神憲宗的行動；不到幾天，被萬貴妃偵查出來，知道萬安宮的宮侍慕珠，仁壽宮的宮女水雲，柳葉，長春宮的宮女楚江，永春宮的宮侍金瓶，晉福宮的宮女寶鳳，這一班宮人，都經憲宗臨幸過，一齊納爲侍嬪。那柳葉和

金瓶，似有冊爲妃子的消息。萬貴妃打聽得明白，一縷酸氣，幾乎連腦門也鑽穿了，便吩咐內侍，去預備下一座空室，佈置既畢，命宮侍把慕珠，柳葉，寶鳳，水雲，金瓶，楚江等六人，一併召到了。萬貴妃高座堂皇的嬌聲罵道：你們這班淫婢子，敢瞞了俺家迷惑皇上麼？今天俺如不給些利害你們瞧，將來宮裏怕不讓了你們這幾個狐媚子！萬貴妃說罷，命宮人們把金瓶等六人的羅襪褪去，山下纏帶，露出瘦削蜷屈的玉足來。萬貴妃命在地上排起鐵鏈，又燒起兩座火爐子，等爐火燒着了，輟出鮮紅的熾炭，鋪在鐵鏈的四面。不一會並鐵鏈也紅了，萬貴妃叱令宮人，扶着慕珠等六人，赤足上了鐵鏈，強他們在鏈上一步步的走着。可憐纖弱的金蓮，碰在這通紅的鐵鏈上，嗤的一聲，皮膚都貼牢在鏈上，一陣陣的青烟，望上直騰，臭氣四散觸鼻；慕珠等慘呼了一聲，齊齊地昏了過去。萬貴妃又命將冷醋灑在鏈上，把金瓶等薰醒轉來，笑指着他們說道：你們還要狐媚皇帝麼？金瓶等已痛澈心肺，那裏還答應得出，只不住地口裏哼着。萬貴妃冷笑了兩聲，自回宮去。這裏金瓶和慕珠楚江，水雲，寶鳳，柳葉等，纖足被炙得烏焦糜爛，鮮血模糊，不能步履了，只坐在地上相對着痛哭。憲宗聞報，忙趕來瞧着，見了這樣淒慘的情形，也覺心上不忍，不由的流下淚來。一面令太監們扶持了六人，令太醫院去診治。後來祇一個水雲治不好，潰爛時毒氣攻入心臟，叫號斃命。餘下的慕珠，金瓶等五人，終算治好了，然兩

脚都成了殘疾，已不能和常人般的行走了。萬妃似這樣奇妒，宮中誰不見他畏懼，可是過了幾時，六宮的甯妃又懷妊了；被萬貴妃暗令內侍，把甯妃的肚腹上，用藤桿滾了一下，又弄得墮下胎來。偏是王妃爭氣，他懷着身孕，恐萬貴妃算計他，很祕密的把白綾緊緊的細着，柏妃也一般的效法，竟不會吃萬貴妃瞧出破綻的；到了十月滿足，王妃生了一個女兒，柏妃却產下一個太子來。憲宗聽了，自然很有興，廷臣也都來叩賀，憲宗命在太極、太和、寶華、寶和等殿上，大開筵宴，賞賜內外臣工。正在興高采烈，誰知宮女慌慌張張的來說：太子忽然七孔流血死了，總計生下地來還不到三天，便往闔王殿上去了。憲宗這一氣，幾乎平空地跌倒下來，只好痛哭一場，用皇子禮瘞往金山，與殛殤的諸王同葬。憲宗悲抑還沒有去懷，幸得王妃的女兒，却甚強健，憲宗有了這個小公主，也算聊勝於無了。但過不上三個月，嫗母抱着那小公主，在金水橋畔玩耍着，一個失手，撲通的一聲墮在橋下，內監宮人忙着去打撈起來，這位小公主已是兩眼朝天，追隨那小太子往陰中作伴去了。憲宗聞知，又是一番的傷感，獨有那王妃幾次哭得死去活來。憲宗常常嘆息道：朕的命中似這樣多舛，連個女的也招留不住麼？王妃聽了，轉去勸慰憲宗，不必過於悲哀。憲宗也覺沒法，惟付之一嘆罷了。是年的冬季裏，王妃又懷妊了，甯妃也說有孕，又有嘉貴人，惠貴人，也都有了六七月的身孕；到了第二年上，王妃居然生了

太子，惠貴人和嘉貴人又先後生了皇子，甯妃生了女兒。憲宗見一年中添了三子一女，這喜懽是可想而知了。於是祭太廟，開慶筵，足足忙了半個多月，纔得平靜下去。當時王妃生的皇子最早，將來預備立爲東宮的，便賜名祐貞，惠貴人生的賜名祐榮，嘉貴人生的賜名祐權，惠嘉兩貴人，因生了皇子，都晉爲妃子。甯妃生的女兒，賜名金葉。日月流光，太子祐貞，已能夠呀呀的學語了；憲宗異常的愛他，時時把太子抱在手裏，臨朝的時候，又命太子坐在龍椅的旁邊，退朝下來，抱他同坐在輦上。那太子却不時要啼哭，但一坐在輦上，就停住不哭了。憲宗笑道：吾兒他日該坐轎輦的，便令木工，替太子定製了一輪小車，在御園的草地上推來推去，引得太子嘻嘻的笑個不住。一天那推車的內監用力太猛了，一時把持不住，直入金水橋下去；慌得宮女衛士，趕忙救護，幸得太子不會淹死的，然經這一嚇之後，漸漸生起病來，不上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。王妃又哭得要尋死覓活，憲宗悲感萬分，令將當日推車的太監，以及護衛的內監宮女，衛士等，一併斬首。豈知一波方平，一波又來；惠妃所生的皇子祐榮，又患七孔流血的病症死了，憲宗又是悲傷，又是狐疑。萬不料嘉妃所坐的皇子祐權，經宮女替他沐浴時，不知怎樣的，會在浴盆裏淹死了。憲宗這一來，真是又急又氣，又是傷感，三方面交逼攔來，也釀成了一病，足有三個月不能起床。看看病勢稍輕了些，又報公主金葉，忽然倒地死了，死的時候，遍

身發了青紫色，好似中了什麼毒一樣。憲宗聽得，病又加增起來，他有氣沒力的叫識得傷痕的內監，細細地把公主金葉一驗，回說是中的蠱毒。憲宗這時也病得昏昏沉沉，祇含糊答應了一聲，就算過去。直到明年的春末，憲宗病才慢慢地好起來，由坐而步，至自己能夠行走了；於是舊事重提，將服侍祐榮的宮人內監，並和祐權沐浴的宮女，及侍候金葉的內監宮人，一起傳到了面前，由憲宗親自勸訊。那裏曉得着實追問下去，都不承認侍候太子，連太子是什麼樣兒的也不會見過，轉弄得憲宗倒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起來了。待後來仔細一詰問，纔知道當日服侍太子的宮人內監，都被萬貴妃遷出宮去，憲宗正病得頭昏顛倒，萬貴妃暗地裏偷天換月，他竟一點也沒有得知。這時溯本求源，把萬貴妃的姦惡行爲，完全顯露了出來。憲宗如夢方醒，雖然惱恨萬貴妃，祇是心裏畏懼他，不敢發作罷了。其時襄王祁璫，忽然從河南遞進一本奏牘來，憲宗看了疏言，不禁紛紛的落淚。要知憲宗爲甚傷感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乾綱不振，遂使牝雞司晨，則固無論其爲國家，雖一平常百姓家，鮮有不愆事者。矧女子之得專權侵夫，多半由其夫因愛生懼而起。迺知小人女子固不可縱容，而在今日論，是說必目爲迂腐矣。

憲宗愛寵一年已老大之萬氏，事事加以縱容，所謂姑息養姦，釀成其陰盛陽衰之勢力。蘊蓄既久，則一旦爆發，於是乎將不可收拾矣。然萬氏殺妃而沉子溺女，婦人心之狠毒於斯可見。然有萬妃之兇悍，亦愈顯宮廷之危亂與黑暗，試觀其壘殺皇子四公主，二悍然行之於前，既不畏憲宗之知，憲宗知而亦不敢問，其當時威權，六宮無與頡頏，雖錢太后亦無如之何也。

第四十七回 老王爺啖蝗留古蹟 小杜宇鬪獅展奇能

却說：憲宗看了襄王祁璫的奏疏，忍不住流淚對大學士汪直說道：「老皇叔爲拯萬民，竟身與災蟲相抗，以致殉災；這樣的耿耿忠忱，死得真也可憫了！」汪直聽說，就御案上瞧那疏文，却是襄王祁璫的遺疏，述那河南的蝗災情形，真鉅得慘目傷心，痛哭流涕；結末說自己悲憫百姓受災，將以身殉災的主旨，講得極激烈感慨。汪直看畢，也不由點頭嘆息。原來襄王祁璫，是瞻墻的兒子；從前瞻墻就封在長沙，瞻墻逝世，長子祁璫襲爵，便改封在河南。瞻墻在英宗朝，也很立下些功績，當英宗被虜北去，回國後隱居南宮，景帝諭令大臣，不准朝覲，瞻墻嘗上書景帝，勸他按禮朝參。等景帝見廢，英宗在奏疏當中，尋出瞻墻的奏章來，不覺十分感動。從此便對於瞻墻，就格外器重。憲宗受英宗的遺訓，命改封襄

王祁璿往河南。祁璿奉諭後，攜眷入覲。襄王的愛妃秦氏——祁璿的妃子——和錢太后是表親，乘着進京的機會，便進宮朝謁錢太后。那時憲宗恰巧在側，見襄王妃生的雪膚杏肌，花容月貌，不覺心動。又值襄王妃是夜留在宮中，憲宗很是戀戀不捨，祇礙於禮節和錢太后的眼睛，不好任性做出來，勉強的退出宮去。憲宗回到寢殿，也不召幸妃子，獨自呆坐了一會，和衣睡着了。第二天又忙忙的臨朝罷，趕往錢太后的宮內，想去看那襄王妃秦氏，不料秦氏已早出宮去了。憲宗撲了個空，心裏悶悶不樂，終日短嘆長吁，好似失了一件寶貝一般。內侍黎孫見憲宗晝夜不安，微微被他窺出了心事，先把言語來試探一下，憲宗嘆口氣道：「朕的心裏有事，與你說了還是無益的。」黎孫忙跪下道：「奴婢受皇上上的厚惠，雖有蹈湯火的事，也要去幹他成功；至若小事是更不必說了。」憲宗因黎孫說得懇切，就把看中襄王妃子的意思，略約講了，又說王妃是自己的嬌子，即能實行，於人倫上似乎說不過去。黎孫笑道：「陛下身為天子，有甚麼事不可以做得？況那襄王妃又是太后的表親，只要慢慢地想法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憲宗笑道：「黎兒！你如其能夠替朕把這事幹得好，自然重重的酬答你。」黎孫領諭出宮，竟自去見襄王，將憲宗看上王妃的話，直捷痛快的說了一遍。襄王聽了，覺得事出意外，不免非常的驚駭，經黎孫反覆陳說，把其中的利害，譬喻的十分透澈。又說：「皇上既起了此意，王爺如過於拗執，必至禍生。」

不測，就要弄得骨肉相殘了。黎孫說時，聲色俱厲，襄王不禁動容，沉吟了半晌，慨然嘆道：「他這樣不顧人倫，俺亦何惜一妃子。說罷，便進內去了。不到一會，襄王出來向黎孫道：「俺和秦妃商量，他爲保全俺的幸福生命，並免骨肉猜忌起見，自願進宮侍候皇帝，你且回去覆旨，俺在三天內送秦妃進宮就是。」黎孫大喜道：「王爺大度，必蒙皇上寵任，將來後福無量。」襄王連連搖頭，令黎孫速去。當下黎孫別了襄王，也不進見憲宗，祇在宮內靜待消息。到了第三天的午晌，果見襄王親自送了秦妃進宮，黎孫忙去接着，便捏傳上諭，命襄王退去。黎孫導引秦妃進了甯遠門，暫在水月軒中等待，自己却挨到了晚上，來見憲宗道：「美人已經來了，憲宗跳起來道：「有這樣容易的事，朕可不信你的話。」黎孫故意遲疑了一會道：「陛下可下旨召幸，看來的是不是？」便立見分曉了。憲宗笑道：「他在王府裏，怎樣的去宣召？」黎孫只催着諭旨，憲宗即命尙寢局遞一枝綠頭籤給他，黎孫領了召籤，去導秦妃進了寢殿，照例經過檢驗室，兩個宮人把秦妃接了進去，憲宗就燈下望去，見確是秦妃，真是又驚又喜，更暗暗服黎孫的手段敏捷。但憲宗在未見秦妃之前，晝夜坐臥不安，這時真見了秦妃，究竟攸關名分，轉覺心下慚愧起來，點點的做聲不得。秦妃兀坐着，也是一語不發，也不向憲宗行禮；兩個人默拚了好半天，到底是色胆包天的憲宗皇帝，搭訕着對秦妃問長問短，引秦妃開了口，兩人漸漸的有說有笑，問答相應，慢慢的

親熱了。結果是同進羅幃，了却五百年前的宿債。兩人把這筆帳算訖，憲宗問起秦妃的年齡和芳名，秦妃回說是十九歲，小名芸香，陝西人，嫁襄王纔得三年。憲宗聽說，心上便起了一個疑問，以錢太后不是陝人，和秦妃同是兗州籍，現在秦妃自說是陝人，地方就是不對。況襄王祁璘，十五齡便立妃子的，秦妃自謂祇嫁得三年，就算他十九歲，也已嫁得五年了，這是第二椿疑竇。不過口子上暫時不去說穿他。憲宗自幸了這個嬌子妃子，幾次要冊立他做貴妃，秦妃怕惹人笑話，堅辭不肯受封。這樣的過了一個多月，襄王已就河南封地去了，憲宗寵愛着秦妃，天天召幸無虛夕。有一日，憲宗和秦妃並枕睡着，到了司禮監來宮門前朗誦祖訓，憲宗起身跪聽，覺得床上空虛無人，聽訓已罷，回頭喚那秦妃，不見答應。其時天初破曉，燈光黯淡，朝曦未升，宮中昏暗不明，憲宗令宮人掌上明燭，四覓不見秦妃，宮人等在宮內外，更衣室，沐浴室，裝飾籠，薰香室，彤史，司儲，尙寢等室，都遍了，沒有秦妃的影蹤。憲宗很是詫異，一面檢視秦妃的私藏，並憲宗餽賜的珍寶，也一樣不曾移動。于是立即召總管太監王眞來偵查，仍無下落。宣那司閤的太監侍衛詰問，回說宮門下鍵後，便無人敢擅自進出。憲宗見大家忙了一天的星斗依舊毫無頭緒，只得上輦去臨朝，待到視政畢，又回宮查察，秦妃還是消息沉沉，又不敢去白錢太后，憲宗納幸秦妃，本瞞着太后的，因秦妃與錢太后是表姊妹行，今憲宗納爲妃子，在

太后面上似太沒交代了，不得不隱瞞了太后做事。當下憲宗失了秦妃，勃然大怒道：「禁闕中竟會失蹤妃子，內外大小宮監侍衛，却一個人也不知道的，那還了得麼？現限三天，必須尋得秦妃回話，否則自總管以下，一例處罪。」這道旨意一下，總管太監王真和各宮各殿各門的太監首領和各宮女領袖，都慌得同船頭上跑馬般的走頭無路了。幸虧那總監王真，稍得憲宗的信任，再三的叩頭要求寬宥，甚至痛哭流涕，憲宗纔終限十天，十天之內如沒有秦妃的消息時，就要砍去腦袋的了。王真見憲宗正在盛怒，不敢再求，只好領了諭旨出來，和各處的首領太監商議，有的說秦妃投井或投河自盡的，有個說必是襄王派了有本領的人，躡進宮來把秦妃盜去了。王真見兩說都有些意思，以自盡當必不出宮外，只命小內監向宮庭各處花池流泉中細細地去打撈，一面去告知五城兵馬司，將內外皇城緊閉起來，挨戶搜查，又行文各郡邑關隘，認真偵查。這樣的鬧了四五天，連秦妃的一點影兒都沒有，把個王真急得要死，憲宗失了愛妃，也終日愁眉雙鎖，還時時把秦妃的遺物取出來，把玩一會，嘆幾聲似這般的虛空咄咄，忽在秦妃的鏡奩裏面，尋到了一張花箋，箋上用小楷書着兩首詩詞，上款是芸香吾妹，下款署知心隴西生上。那詩句道：

寂寞秋將暮，悽涼獨夜舟。人比黃菊瘦，心共白雲悠。詩苦因愁得，殘燈爲夢留。不堪思往事，逝水